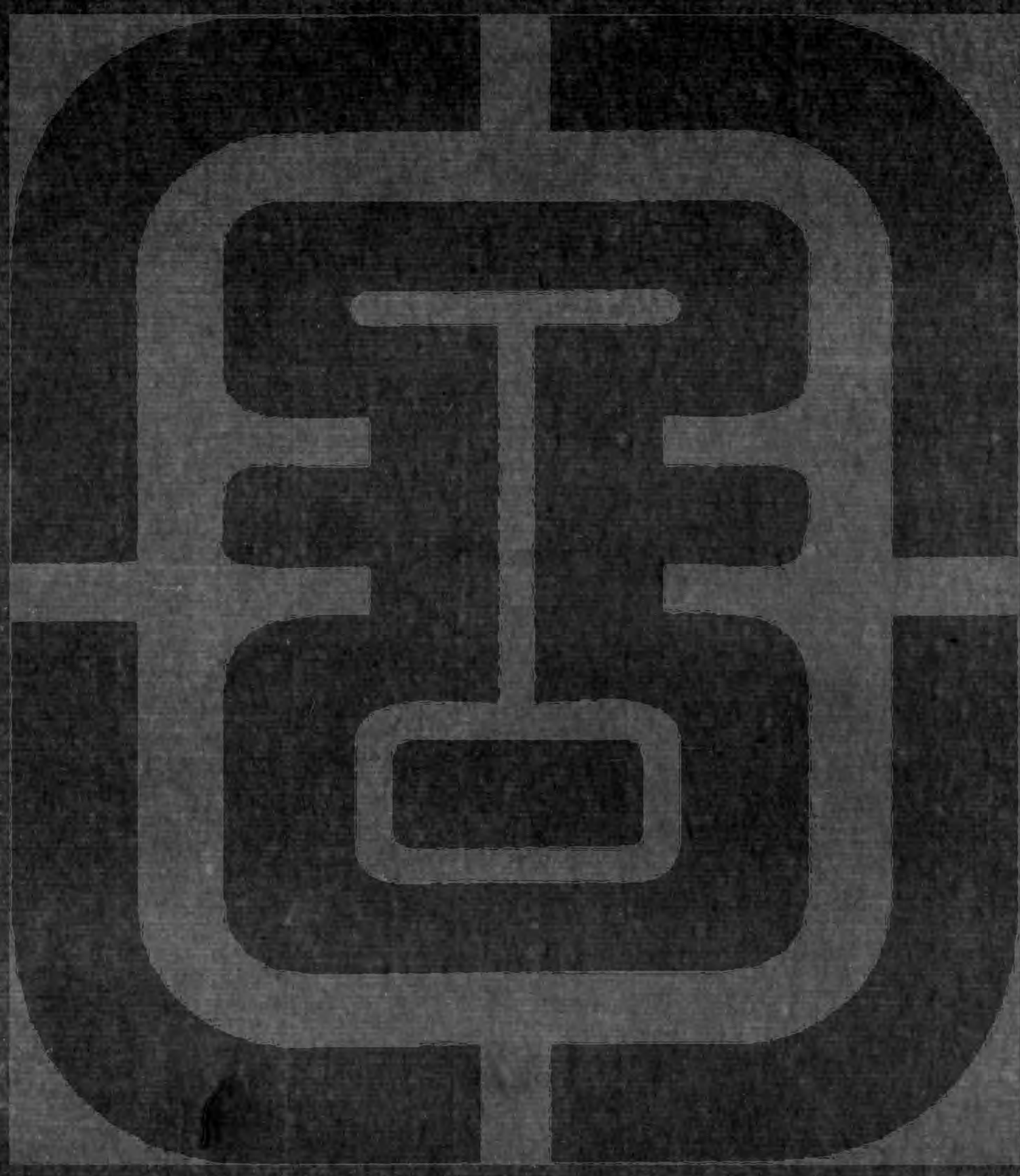


南華眞經卷第四

外篇駢拇第八

註曰音義舉事以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性哉而侈於性

註曰夫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此則駢贅皆出於形性非假物也然駢與不駢其於各足而此獨駢枝則於衆以爲多故曰侈耳而惑者或云非性因欲割而棄之是道有所不存德有所不載而人有棄財物有棄用也豈是至治之意哉夫物有小大能有少多所大即駢所多即贅駢贅之分物皆有之若莫之任是都棄萬物之性也

音義 駢步田反 駢拇謂足拇指連第二指也枝指手有六指也贅章銳反横生一肉屬著體也一云瘤結也縣音玄疣音尤

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

註曰夫與物冥者無多也故多方於仁義者雖列於五藏然自一家之正耳未能與物無

方而各正性命故曰其道德之正夫方之少多天下未之有限然少多之差各有定分豪芒之降即不可以相跂故各守其方則少多無不自得而或者聞多之不足以正少因欲棄多而任少是舉天下而棄之不亦妄乎

音義 藏才浪反

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註曰直自性命不得不然非以有用故然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滛僻於仁義之行註曰五藏之情直自多方耳而少者橫復尚之以至滛僻而失至當於體中也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註曰聰明之用各有本分故多方不爲有餘少方不爲不足然情欲之所蕩未嘗不賤少而貴多也見夫可貴而矯以尚之則自多於本用而困其自然之性若乃忘其所貴而保其素分則與性無多而異方俱全矣

口義曰拇足大指也指手指也駢合也枝旁生也與生俱生曰性人所同得曰德駢拇枝指皆病也本出於自然比人所同得者則爲侈矣侈剩也似此性德字義皆與聖賢稍異附贅縣疣亦病也駢枝則生而有之贅疣生於有形之後故曰出形於而侈於性多方多端也用之用之於外也列於五藏哉言非出於內也非道之自然故曰非道德之正告子言義外莊子則併以仁爲外矣以仁義爲滛僻而與聰明並言皆以爲非務內之學故但見其多事多方猶多事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滛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

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鍾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註曰去有耳目者未嘗以慕聲盲自因也所因嘗在於希聲慕曠則離曠雖性聰明乃是乱耳目之主也

音義 非乎言是也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見秋毫之末一云見千里針鋒孟子作離婁師曠晉賢大夫也善音律能致鬼神異州直和人生而無目

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黃鼓以華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曰註夫曾史性長於仁耳而性不長者橫復慕之慕而仁仁已爲矣天下未嘗慕桀跖而必慕曾史則曾史之黃鼓天下使失其眞性甚於桀跖也

音義 擢音濯拔也曾史曾參史鰌也曾參行仁史鰌行義

駢於辯者漂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註曰夫騁其奇辯致其危辭者未容思於擣杭之口而必競辯於楊墨之閒引楊墨乃亂羣言之主也

音義 漂芳彼反瓦危委反一云瓦當作丸結繩言小辨危辭若結繩之纍丸也又云聚無用之語如瓦之纍繩之結也句紀具反竄句謂邪說微隱穿鑿文句也一音鉤敝作蹩一音婢反近也敝跬分外用力之貌

林氏音義 跬音企

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註曰此數子皆師其天性直自多駢旁枝各自是一家之正耳然以一正萬則萬不正矣故至正者不以己正天下使天下各得其正而已

口義曰五色文章青黃黼黻古者以養目而莊子以爲亂溷故曰駢於明即老子五色令人目盲之意離朱明者也若以爲非乎而用明之人則以爲是矣故曰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意

亦然蓋以禮樂爲外物也擢抽也塞猶言茅塞也德性本靜而強於爲仁是擢德而塞性也法禮法也不及者人所難及也使人行難行之法故曰使天下蕢鼓以奉不及之法蕢鼓以言語蕢惑鼓動之也以瓦而纍以繩而結事之無益者辯者之多言連牽不已纍疊無窮而無意味故以纍瓦結繩比之竄猶言脩改也脩改其言句以爲辯故曰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閒敝勞也跬蹻跂也其言皆無用而稱譽自喜徒自勞苦故曰敝跬以譽無用之言若以爲非乎而

楊墨之徒則以爲是矣多駢旁枝猶言餘剩也自然之道本無多端此皆餘剩之事非至正也

至正者本然之理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註曰任名任性乃正正也自此已下觀之至正可見矣故合者不爲駢註曰以枝正合乃謂合爲駢而枝者不爲跂註曰以合正枝乃謂枝爲跂長者不爲有餘註曰以短正長乃謂長有餘短者不爲不足註曰以長正短乃謂短不足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註曰各自有正不可以此正彼而損益之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註曰知其性分非所斷續而任之則無所去憂而憂自去也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註曰

夫仁義自是人之情也但當任之耳

多憂也註曰恐仁義非人情而憂之者眞可謂多憂也

口義曰正正者猶言自然而然也自然而然則不失其性命之實理雖合而不爲駢雖枝而不爲跂雖長而不爲有餘雖短而不爲不足此數句極有味即前所謂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爲小也跂起也有所跂則不平貼不平貼則不自在看他這般下字豈苟然哉性長性短言長短出於本然之性也長短性所安無憂可去也鳧鶴之喻最佳意與噫同歎也以鳧鶴二

林氏音義 意音噫下同

彼仁人何其

端言之則仁義多端非人情矣故歎而言之使仁義出於自然則不如是其多憂矣多憂者言爲仁義者多憂勞也莊子之爲此言自孔孟而上以至堯舜禹湯皆在譏侮之數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註曰謂之不足故泣而決之以爲有餘故啼而齕之夫如此雖羣品萬殊無釋憂之地矣唯各安其天性不決駢而齕枝則曲成而無傷又何憂哉

音義 齕音紇斷也

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註曰兼愛之迹可尚則天下之目乱矣以可尚之迹蒿令有患而遂憂之此爲陷人於難而後拯之也然今世正謂此爲仁也

音義 蒿好羔反亂也蒿目決性之貌

不仁

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註曰夫貴富所以可饕由有高之者也若乃無可尚之迹則人安其分將量力受任豈有決已效彼以饕窮非望哉音義饕吐刀反云貪財曰饕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註曰夫仁義自是人情也而三代以下橫共囂囂棄情逐迹如將不及不亦多憂乎

口義曰手足之駢枝雖皆爲病而不可強去之去之則爲憂苦矣枝多一指也故曰有餘於數駢合二指而不可分故曰不足於數蒿目者半閉其目也欲閉而不閉則其睫蒙茸然故曰蒿目蒿者蓬蒿之蒿也蒿目有獨坐憂愁之意此

莊子下字處憂世之患而自勞仁人也貪饕富貴而破壞其性情不仁之人也二者皆爲自苦故並言之又歎曰仁義非人情乎言如此看來仁義信非出於本然也囂囂嘈雜也三代以下此說盛行何其嘈雜也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

口義曰性自然也德自得於天也皆非人力所爲若必待脩爲而後正則是自戕賊矣鉤繩繩

約膠漆皆脩爲之喻也侵削戕賊也固定也屈折其身以爲禮樂呴俞其言以爲仁義欲以此慰天下之心皆是失其本然之理故曰失其常然呴俞猶嫗撫也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註曰生物有常然任而不助則泯然自得而不自覺也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

音義 屈一本作詘折之熱反謂屈折支體爲禮樂也呴況於反又況付反俞音臾一音喻謂呴喻顏色爲仁義之貌纆音墨索也素悉各反下同

註曰同物故與物無二而常全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閒爲哉註曰任道而得則抱朴獨往連連假物無爲其閒也連連謂連連續仁義遊道德閒也使天下惑也註曰仁義連連秖足以惑物使喪其眞

口義曰常然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爲駢枝者不爲跂以下意同曲直方圓或附或離或加約束皆當出於自然而不用人力則爲正理誘與莠同莠然而生者孰生之物之所同者孰與之皆自然也故曰不知其所生不知其所得古今不二者一也不可虧者亘古窮今不加損也連連

不已也膠漆自固泥也纆索自拘束也離性以爲仁義爲之不已則固泥拘束何以遊於道德之門徒以惑天下也莊子與孟子同時孟子專言仁義莊子專言道德故其書專抑仁義而談自然亦有高妙處但言語多過當大抵莊子之所言仁義其字義本與孟子不同讀者當知自分別可也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註曰夫東西易方於体未虧於仁尚義失其常然以之死地乃大惑也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註曰夫與物無傷者非爲仁也而仁迹行焉令萬理皆當者非爲義也而義功見焉故當而無傷者非仁義之招也然而天下奔馳棄我殉彼以失其常然故乱心不由於醜而恒在美色撓世不出於惡而恒由仁義則仁義者撓天下之具也

音義 撓而小反又許羔反乱也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註曰雖虞氏無易之情天下之性固以異矣

音義 與音餘

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註曰自三代以上實有無爲之迹無爲之迹亦有爲者之所上也尚之則失其自然之系故雖聖人有不得已或以癈痍之事易垂拱之性而況悠悠者哉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註曰夫鶉居而鷸食鳥行而無章者何措而不殉哉故與世常冥唯變所適其迹則殉世之迹也所遇者或時有癈痍禿脛之變其迹則傷性之迹也然而雖揮斤八極而神氣無變手足瘢痕而居形者不憂則奚殉哉無殉也故乃

不殉其所殉而殉身從之曰殉迹與世同殉也 音義 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

口義曰惑迷也方四方也小迷則東西南北易位矣大惑則失天地之性矣借上句以形下句

招猶令人言招牌也立仁義之名以撓亂天下使天下之人皆趨於仁義奔命爲其所使而奔趨也知仁義而不知道德是以外物易其性也

在小人則殉利在君子則殉名卿大夫則殉其家人主則殉天下殉從也忘其身以從之曰殉若莊子之意則天下國家名利均爲外物也

以天下國家與名利並言以小抑大以下抑高此書之中大抵如此數子者指上言聖人大夫士小人也事業名聲雖不同而其忘身傷性則一此皆殉物之失也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 註曰天下之所惜者生也

今殉之太甚俱殘其生則所殉是非不足復論 音義 筴又作策竹簡也塞悉代反塞博之類也

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閒哉註曰天下皆以不殘爲善今均於殘生則雖所殉不同不足復計也夫生奚爲殘性奚爲易哉皆由乎尚無爲之迹也若知迹之由乎無爲而成則絕尚去甚而反冥我極矣堯桀將均於自得君子小人奚辨哉

口義曰博塞讀書二事之羨惡不同而亡羊則均此喻最佳挾筴即執卷也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瓊猶今骰子也亦曰齒亦曰目塞與賽同伯夷盜跖莊子豈不知其賢否特借此以立言此皆是其過當處君子小人雖異而殘生損性則一其意主於譏君子故借小人以形之是皆以小抑大以下抑高之意也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註曰以此係彼爲屬屬性於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音義屬時欲反謂係屬也一音燭謂屬著也下皆同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所謂臧也註曰率性通未乃善音義俞兒古之善識味人也尸子曰膳俞兒之以薑桂爲人主上食淮南云俞兒狄牙嘗淄澠之水而別之一云俞兒黃帝時人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註曰不付之於我而屬之於彼則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

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於離曠乃聰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註曰善於自得忘仁而仁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註曰謂仁義爲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身且不仁其如人何故任其性命乃能及人及人而不累於己彼我同於自得斯可謂善也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註曰夫絕離棄曠自任聞見則萬方之聰明莫不皆全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註曰此舍己效人者也雖效之若人而已已亡矣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爲淫僻也註曰苟以失性爲淫僻則雖所失之塗異其於失之一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註曰愧道德之不爲謝冥復之無迹故絕操行忘名利從容吹累遺我忘彼若斯而已矣

口義曰屬性猶言留意也曾曾子也諱參史子魚也名鰍以俞兒師曠離朱而比曾史亦是以下抑高之意臧善也言雖如此非吾所善也善於其德任其性命之情即順自然也此數語之中如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一大藏經

不過此意安得此語若此等語皆其獨到不可及處這一彼字不是輕可下得禪家所謂狂犬逐塊所謂幻花又生幻果便是這箇彼字自得其得自適其適即自見自悟也大抵分別本心與外物耳不得其本心而馳騖於外則皆爲淫僻矣自聞自見若在吾書即論語所謂默而識之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孟子所謂施於四體不言而喻伊川春秋傳序曰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皆是此意但說得平易爾晦翁懲象山之學謂江西學者皆揚眉瞬目自說悟道深詆而力闢之故論語集解以識音志曰默而記之爾孟子不言而喻亦曰不待人言而自喻不肯說到頓悟處蓋有所懲而然非語孟二書之本旨也若以伊川默識心通之語觀之豈得音志乎然學道者若用功之時常有等待通悟之心此尤不可所謂執迷待悟則隔須彌山矣頓漸自有二機不可謂有漸而無頓亦不必人人皆自頓悟得之仲弓之持敬漸也顏子之克己復禮頓也不然何以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仁何物也一日而得之非頓悟而何看此數

語先提起一句曰克己復禮爲仁乃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又曰爲仁由己由人乎哉語勢起伏便與禪家答話一同子細吟玩方見其味顏子既於言下領略乃曰請問其目此即禪家所謂如何保任之時四非四勿便是盡心知性知天之下繼以存心養性事天脩身俟命之事也其曰爲仁由己即禪家所謂此事別人着力不得也先師嘗曰佛書最好證吾書證則易曉也上不敢爲仁義之操是爲善無近名也下不敢爲淫僻之行是爲惡無近刑也道德自

然也余恐有愧於道德雖不爲近刑之事亦不爲近名之事近名則非自然矣故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爲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爲淫僻之行也觀莊子此語何嘗不正心修身其戲侮堯舜夫子曾史伯夷初非實論特鼓舞其筆端而已塘東劉叔平向作莊騷同工異曲論曰莊周憤悱之雄也樂軒先生甚取此語看來莊子亦是憤世疾邪而後著此書其見既高其筆又奇所以有過當處太史公謂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

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已此數句眞道者莊子

○莊子外篇馬蹄第九（舉事以名篇）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眞性也（註曰駑驥各適於身而足）

音義 馬釋名云武也蹄馬足甲也陸跳也字書作駤馬健也

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註曰馬之眞性非辭輩而乘但無羨於榮華）

音義 義許宜反又如字本作義臺猶靈臺也路正也大也路寢正室

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馬編之以皁櫪馬之死者十二三矣（註曰有意治之則不治矣治之爲善斯不善也）

音義 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星經云伯樂天星名主典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爲名雒音洛燒謂燒鐵以爍之剔謂翦其毛刻謂削其甲雒謂羈雒其頭也羈勒也馽丁邑反絆也絆前兩足也皁才老反櫪也馬閑也棧士板反編本作槖似牀曰棧以禦直也一云本棚也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撅鑣之忌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註曰夫善御者將以盡其能也盡能在於自任而乃走作驅步求其過能之用故有不堪而多死焉若乃任駑驥之力適遲疾之分雖則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衆馬之性全矣而或者聞任馬之性乃謂放而不乘聞無爲之風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莊生之旨遠矣）

音義 撅其月反銜也鑣也飾銜也謂加飾於馬鑣也筴初革反馬檛也

口義曰此段言外物能爲身累之意翹足而陸者凡馬立時其蹄必有跂起者也此是下句處義臺路寢即是王者之宮室也義者養也居移

氣養移體之地必當時有此二字燒剔治馬蹄也刻削也亦削其蹄也雒之籠絡也羈絡其頭也馬絆其足也今所謂前鞦後鞦也連列之也皁棧槽櫪也衆馬列於其閒也整齊排布行列也橛銜也飾鑣纓在頷下故曰前有橛飾之患馬制於人而不得自樂其樂所以死者多矣即元龜與其曳尾於泥中意同但其閒下數箇之字與前言二三後言過半文字華密如美錦然古今多少筆法自此萌芽而出或曰外篇文粗誤矣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註曰世以任自然而不加巧者爲不善於治也揉曲爲直厲駑習驥能爲規矩以橋拂其性使死而後已乃謂之善治也不亦過乎

音義 陶謂窯也土黏埴釋名云職也曰

口義曰陶泥匠也匠木作也泥之與木皆人造之而成器亦猶馬之被燒剔刻雒馳驟整齊也豈不失土木之性人皆以伯樂陶匠爲能亦猶泰氏而下以治天下爲能也即前篇仁義非人

情之意此三數行之文其意不過如此但文字精好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註之乃善治也曰以不治治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註曰夫民之德小異而大同故性之不可去者衣食也事之不可廢者耕織也此天下之所同而爲本者也守斯道者無爲之至也一而不黨命曰天放註曰放之而自一耳非黨也故謂之天放音義放如字一本作牧云養也故至德之世其行塡塡其視顚顚註曰此自足於內無所求及之貌音義塡音田又徒偃反質重貌一云重遲也又詳徐貌淮南作莫莫顚顚專一也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註曰不求非望之利故止於一家而足音義蹊音兮徑也隧音遂道也萬物群生連屬其鄉註曰混芒而同得也則與一世而淡漠焉豈國異而家殊也音義連屬其鄉既無國異家殊故其鄉連屬禽獸成群草木遂長註曰足性而止無吞夷之欲故物全是故禽獸可係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註曰與物無害故物馴也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並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註曰知則離道以善也音義惡音烏雛反智反同乎無欲是謂素樸註曰欲則離性以飾也音義樸普剝反素樸而民性得矣註曰無煩乎知欲也

口義曰同德者得之於天者同然也人之生也各業其生或耕或織皆是自然天機故曰常性常性者即前篇所謂常然也黨偏也倚也純一

而無所偏倚放肆自樂於自然之中故曰一而不黨命曰天放命曰猶言謂之也齊物論之天行天鈞天遊與此天放皆是莊子做此名字以形容自然之樂至德之世言上古也塡塡滿足之貌顚顚直視之貌形容其人樸拙無心之意又就其卧徐徐其覺于于應帝王中翻出此語山無蹊隧路未通也澤無舟梁水路未通也人各隨其鄉而居自爲連屬一鄉之中自有長幼上下相連屬也禽獸群居深山去人尚遠無害之者草木各遂其生長未有斧斤之禍也羈係禽獸而遊攀引鵲巢而闚人與物相忘也東坡雜說有少時所居書室烏雀巢於低枝桐花鳳四五日一至頗與此處相似見詩集二十八卷異鵲詩注以此觀之上古之時必是如此禽獸可與同居萬物可與同聚又安有君子小人天分族聚也並同也無知不識不知也無欲純乎天理也舉世皆然故曰同乎無欲不離渾全也素樸純質也當此之時各得自其然之樂故曰素樸而民性得矣其德不離是謂素樸兩句相因而下句只用素樸一字接過古文法也今人

之文更無此等法度

及至聖人（註曰聖人者民得性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此云及至聖人猶云及至其迹也）

蹩躠爲仁踶跂爲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爲樂摘

僻爲禮而天下始分矣（註曰夫聖迹既彰則仁義表而已矣有聖人即有斯弊吾若是何哉）

音義 蹩步結反躠又作薛悉結反踶直氏反一音緹踶丘氏反蹩躠踶跂皆用心爲仁義之貌澶徒旦反漫武半反澶漫猶縱逸也也一云牽引也摘敕歷反僻匹壁反斜邪僻而爲禮也

故純樸不殘孰爲犧樽白玉不

毀孰爲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

禮樂五色不亂孰爲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註曰凡此皆變樸爲華棄本崇末於其天素有殘廢矣世雖貴之非其貴也）

音義 犧尊畫犧牛象

以飾樽也（一云刻爲牛頭珪璋皆器名也鋭上方下曰珪半珪曰璋）夫殘樸以爲器

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爲仁義聖人之過也（註曰工匠

則有規矩之制聖人則有可尚之迹）

口義曰前言及不伯樂此言及至聖人以下段

應上段也蹩躠勉強而行之貌踶跂行立不安

之貌澶漫即汗漫也流蕩之意摘僻用手足之

貌僻合作擗此又是自屈折禮樂呴俞仁義中

翻出言雖不經（甘文亦奇始分者言其心迹始

分矣分則不純一矣如此分字皆是下得好處）

樽刻木而爲之故曰純樸不殘熟爲犧樽玉不

琢不成器故曰白玉不毀孰爲珪璋道德自然也莊子以仁義爲外故曰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固有也莊子以禮樂爲強世故曰情性不離安用禮樂若孟子曰節文斯二者樂斯二者聖賢之言也此書禮樂仁義字義不同並以爲外物矣文采亂五色六律亂五聲皆是用人力非自然之喻工匠之罪聖人之過兩句此上文結語也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註曰御其眞知乘其自陸則萬里之路可致而羣馬之性不失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註曰馬性不同而齊求其用故有力竭而態作

音義 頸領也靡如字摩也一云愛也音智下同夫加之以衡扼齊以

音義 扼於革反衡軛前横木縛軛者也又扼馬者月題馬額上當顱如月形者也介者頸倪巾脾倪巾曼武半反闉曲也鷙抵也曼突也言倪頸於扼以抵突也一云鷙曼旁出也銜口中勒也或云詭銜吐出銜也竊轡齧轡也

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爲行不知所之含哺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註曰此民之眞能也

音義 赫本作羔呼百反赫胥氏上古帝王也一云有赫然之德使民胥附故曰赫胥蓋炎帝也

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

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註曰其過皆由乎迹之可尚也音

義縣音玄蹄直氏反智音智

口義曰此一段又是把前頭許多說話翻做數行中間添得幾句愈是奇特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蹄分明是一箇畫馬圖也相靡相摩擦也看他交頸分背字下得如何衡扼車上之物扼軛也月題今所謂額鏡也介倪介獨也獨立而睥睨怒之狀也闉扼曲頸而扼拒也不受銜絡之意鷙猛也曼突也不受羈勒而相抵突之狀詭設計也竊潛地也詭計以入銜潛竊以加轡皆是悍鷙不受調服故銜轡之時如此費計較也與人抗敵者曰盜馬之知至於抗敵人伯樂使之也若無衡扼銜轡之事則馬自馬人自人豈見其介倪闉扼之態哉民能已此者言民之所爲止於如此也匡正也以禮樂而正人之形以仁義而慰人之心皆聖人作而後有此上古本無之縣跂高揭而提起之意蹝跂不自安也好知爭利比馬之詭銜竊轡也內篇外篇正與左傳國語相似皆出一手做了左傳又成國語其文却與左傳不同如莊子此篇便是箇

長枝大葉處故或者以爲非莊子所作却不然

○外篇胠篋第十音義曰舉事以名篇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扃鐍之不固也然則鄉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註曰知之不足恃也如此音義胠起居反發也匱其位反櫝也攝結也緘縢皆繩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註曰法聖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應變之具也奚足尚而執之哉執成迹以御乎無方無方至而迹滯矣所以守國而爲人守之也反治直吏反周禮夫三爲屋五黨爲州二千五百家也五比爲閭二十五家也五州爲鄉萬二千五百家也田成子齊大夫陳恒也音義知音智下同刺七智所盜之法而盜之註曰不盜其聖法乃無以取其國也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註曰言聖法唯人所用未足以爲全當之具

音義 自敬仲至莊子九世知齊政自太公和至威王三世爲齊侯故云十二世也

口義曰看此篇便見得憤悱之雄處粧撰一段譬喻自爲奇特胠開也探手取之也發亦開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緘縢繩結也攝纏繞也扃管鑰也鐍鎖也世俗之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註曰言暴亂之君亦得據君人之威以戮賢人而莫之敢元者皆聖法之由也向無聖法則桀紂焉得守斯位而放其毒使天下側目哉音義比干剖謂割心也胞勑紙反裂也萇弘周靈王賢臣子胥位負也靡蜜池反糜也爛之於池中也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註曰五者所以禁盜而反爲盜資也音義藏才浪反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

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註曰信哉斯言斯言雖信而猶不可亡聖者猶天下之知未能亡故須聖道以鎮之也羣知不亡而獨亡聖知天下之害又多於有聖矣然則有聖之害雖多猶愈於亡聖之無治也雖愈於亡聖故未若都亡之無害也甚矣天下莫不求利而不能一亡其知而失致哉

口義曰胠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爲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

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註曰夫竭脣非以寒齒而齒寒魯酒薄非以圍邯鄲而邯鄲圍聖人生非以起大盜而大盜起此自然相生必至之勢也夫聖人雖不立尚於物而亦不能使物不尚也故人無貴賤事無眞偽苟效聖法則天下吞聲而闇服之斯乃桀跖之所至賴而以成其大盜者也

音義 邯鄲趙國都也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辱之恭公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勳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楚以魯爲事故梁得圍邯鄲言事相由也一云楚魯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

酒薄故圍邯鄲也捪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註曰夫聖人者天下之所尚也若乃絕其所尚而守其素朴弃其禁令而代以寡欲此所以捪擊聖人而我素朴自全縱舍盜賊而彼姦自息也故古人有言曰閑邪存誠不在善察息淫去華不在嚴刑此之謂也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註曰竭川非以虛谷而谷虛夷丘非以實淵而淵實絕聖非以止盜而盜止故止盜在去欲不在彰聖知天下平而無故矣註曰非惟息盜爭尚之迹故都去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註曰將重聖人以治天下而桀跖之徒亦資其法所資者重故所利不得輕也

口義曰楚方伐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伐趙以魯不得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干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干丘夷而淵自實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爲盜設而反爲盜賊之資故曰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捪擊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涸却同也丘夷山頹而夷平也猶曰山附於地剝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關而相因也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

也聖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蓋可以欺世故曰重利盜跖也魯酒薄而邯鄲圍又見淮南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註曰小盜之所竊乃大小之所資而利也音義爲之斗斛以量之自此以下皆所以明苟非其人雖法無益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

口義曰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並言以下抑高之意竊鉤小盜也鉤腰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篡奪而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憤世之言也既爲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爲事是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註曰夫軒冕斧鉞賞罰之重者也重賞罰以禁盜然大盜者又逐而竊之則反爲盜用矣所用者重乃所以成其大盜也大盜必行以仁義平以權衡信以符璽勸以軒冕威以斧鉞盜此公器然後諸侯可得而揭也是故仁義賞罰者適足以誅竊鉤者也音義鉤謂帶也揭其謁其列二反

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註曰夫跖之不可禁由所盜之利重也利之所以重由聖人之不輕也故絕盜在賤貨不在重聖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註曰魚失淵則爲人禽利器明則爲盜資故不可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註曰夫聖人者誠能絕聖棄知而反冥物極物極各冥則其迹利物之迹也器猶迹耳可執而用曰器非所以明天下也註曰示利器於天下所以資其盜賊

口義曰名爲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爲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可自用不可使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註曰去其所資則未施禁而自止也摘玉毀珠小盜不起註曰賤其所寶則不加刑而自息也

音義 摘持赤反 投棄之也

焚符破璽而民朴鄙註曰除矯詐之所賴者則無以行其姦巧掊斗折衡而民不爭註曰夫小平乃大不平之所用也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註曰外無所矯則內全我朴而無自失之言也

音義 殫音丹盡也

口義曰摘玉毀珠焚符破璽剖斗折衡皆是激

說以結絕聖棄知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以剖斗折衡焚符破璽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不貴難得之貨則民不爲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耶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註曰夫聲色離曠有耳目者之所貴也受生有分而以所貴引之則性命喪矣若乃毀其所貴棄彼任我則聰明各全人含其眞也

音義 鑠絕燒斷之也

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擢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註曰夫以蜘蛛蛣蜣之陋而布網轉丸不求之於工匠則萬物各有能也所能雖不同而所習不敢異則若巧而拙矣故善用人者使能方者爲方能圓者爲圓各任其所能人安其性不責萬民以工倕之巧故衆技以不相能似拙而天下皆自能則大巧矣夫用其自能則規矩可棄而妙匠之指可擢也

音義 擢呂係反去折也倕音垂堯時巧者也

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註曰去其亂羣之率則天下各復其所而同於玄德也

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知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

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註曰此數人者所稟多方故使天下躍而效之則失我我失由彼則彼亂主矣夫天下之大患者失我也）法之所無用也（註曰若夫法之所用者視不過於所見故衆目無不明德不過於所聞故衆耳無不聰事不過於所能故衆技無不巧知不過於所知故羣性無不適德不過於所得故群德無不當安用立所不逮於性分之表使天下奔馳而不能自反哉）口義曰權亂者抽擢而紊亂也六律有長短之敘抽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棄之也有瞽曠之耳而後能爲律樂之事蓋其耳則人之聽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亦是文法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曾史楊墨與師曠工倕離朱並言亦以小抑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爚亂者言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好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

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口義曰十二箇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撰亦未可知亦由佛言我於過去某劫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閒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豈有許大天地方有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於怪妄然亦不可不知且如吾閩自無諸以來方見於漢至唐其後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昧可也近時囊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閒金玉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塼無大小皆雕人物龍虎不勝精巧此前穴也其後一壁以鋤斧擊之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灌意非有國者之墳不然書籍所載閩之上無聞焉則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庭之類不可謂無之

註曰足以紀要而已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

註曰適故常甘當故常美

服

若思夫後饜則無時慊矣

樂其俗安其居鄰國

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註曰無求之至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註曰至治之迹猶致斯弊則是上好知之過也註曰上謂好知之君知而好之則有斯過矣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邪

口義曰甘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隧處抽繹出來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趨之便是暗說孟子荀子推而上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與蔡張之徒便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知則非自然之道矣故曰好知而無道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網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註曰政之愈密避之愈巧則雖禽獸猶不可圖之以知而況人哉故治天下者唯不任知任知無妙也

音義 弩音怒兎網曰畢繳射曰弋弩牙曰機知音智削七妙反格古百反削格所以施羅網也

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註曰上之所多者下不能安其少也性少而以逐多則迷也

音義 漸毒漸染害頡戶結反滑子八反難料理也一云纏屈也一云頡滑不正之語也解垢隅角也或云詭曲之辭

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

亂罪在於好知

口義曰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變詐也削格猶漢書曰儲胥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兎鹿者亦有之罝罘亦網也知詐以智而相詐也漸毒相漸染而爲毒亂也頡桀頡也滑汩亂也觧垢隔角也堅白觧垢異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取魚取鳥取獸之事與辯者並言之亦是以曾史與斗觧權衡並譏之意每每常常也常常如此而至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註曰不求所知而求所不知此乃舍已效人而不止其分也

音義每每猶昏昏也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

註曰善其所善爭尚之所由生也

是以大亂

口義曰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己之所是者亦非也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喘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

註曰夫吉凶悔吝生於動也而知之所動誠能搖蕩天地運御羣生故君人者

胡可以不忘其知哉

音義 悖音佩薄食也崩竭也墮許規反毀也施始豉反惝川兖反耎耳轉反動蟲也一云惝耎謂無足蟲肖音消翹音祁饒反植物也一云翾飛之屬

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爲而悅夫哼哼之意哼哼已亂天下矣註哼哼以已誨人也又之純反少智貌

音義 種種謹愨貌一云淳厚也役役鬼黠貌一云有爲人也哼哼之閏反

口義曰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時微而至於喘耎肖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此嘆息一句而結之也喘耎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蝸蜒之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種種殼實之貌役役務外作爲之貌哼哼囁囁也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哼哼役役兩句對說下面只拈哼哼字結便與前篇素樸而民性得矣處同逍遙遊曰湯之問棘也是已起語也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一機軸也

○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註曰宥使自在則治治之則亂也人之生

也直莫之蕩則性命不過欲惡不爽在上者不能無爲上之所爲而民皆赴之故有誘慕好欲而民性淫矣故兩貴聖王者非貴其能治也貴其無爲而任物之自爲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遙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遙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註曰無治乃不遷淫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註曰夫堯雖在宥天下其迹則治也治亂雖殊其於失後之世恬愉使物爭尚畏鄙而不自得則同耳故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以長久者天下無之註曰恬愉自得乃可長久

口義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句破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遙亂也靜定則不遙矣宥者寬容自得之意遷爲外物所遷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對桀言之曾史盜跖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其理皆未正然筆力豈易及哉以不恬比不愉便無輕重矣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註曰此皆堯桀

之流使物喜怒大過以致斯患也人在天地之中最能以靈知喜怒擾乱羣生而振蕩陰陽也故得失之閒喜怒集乎百姓之懷則寒暑之和敗四時之節差百度昏立萬事失落也字助也云并也

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註曰慕賞乃善故賞不供能

音義 喬欽消反或去夭反詰去吉反意不平也行下孟反卓勑角反鷙勑二反又猪立反行不

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註曰畏罰乃止故罰不能勝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註曰忘賞罰而自善性命乃大足耳夫賞罰者聖王之所以當功過而著勸畏也故理至則遺之然後至一可反也而三代以下遂尋其事迹故匈匈焉與迹競逐終以所寄爲事性命之情何暇而安哉

口義曰喜屬陽怒屬陰眺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失位居處無常謂妄爲妄動也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是思慮不自得也成章有條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喬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鷙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矣爲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

肖者而罰之賢非眞賢出於好僞舉世皆然故欲賞而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世間此等人多矣其意皆是譏賢者乃與爲惡者對說所以重抑賢者也人人皆慕賞避罰以僞相與則豈能安其性情自然之理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註曰當理無悅悅之則致淫悖之患矣相助也音悅音說相息亮反知音智疵疾斯反

義 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註曰存亡無所在任其所受之分則性命安矣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爵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註曰必存此八者則不能縱任自然故爲爵卷傖囊也不伸舒之狀也一云相牽引也傖音倉傖囊猶搶攘音義爵力轉反卷卷勉反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註曰不能遺之已爲誤矣而乃復尊之以爲貴豈不甚惑矣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註曰非直由寄而過去也乃珍貴之如此

口義曰爲明而好五色爲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眞矣故曰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爲之故以爲亂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樂也彼

以禮樂爲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藝相助也助益之而愈甚也藝業也疵病也業能自勞病乃自苦以聖知之名而悅之則愈勞愈苦矣故曰相於業相於疵此聖字止近似能字猶今言草聖之聖也故於盜亦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此皆字義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可與語孟中字義相紊亂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知也安其自然則八者雖有亦不能爲累故曰存可也亡可也不安其自然則八者能爲害矣爾卷扃束之貌傖囊多事之貌豈直過也而去之言不特

獵涉一過隨即休止齊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儛之謂言之不足手舞足蹈也此皆譏一時之學者吾若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爲哉吾非自言指他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婦稱其夫也書曰我用沈酗于酒微子稱紂也此是文法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註曰無爲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爲則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於威刑也直抱道懷朴任乎必然之極而天下自賓也故貴以身於爲

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註曰夫輕身以赴利棄我而殉物者身且不能安其如天下何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註曰解擢則傷也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註曰出處語默常無其心而付之自然神動而天隨註曰神動物而動天隨理而行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註曰若遊塵之自動

音義 炊昌瑞反又昌規反一本作吹累劣僞反炊累猶動升也如塵埃之自動也

吾又何暇治天下哉註曰任其自然而已

口義曰此段直說無爲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讀莊子之書於此等句又當子細玩味禮記曰筋骸之束解其五藏便是不束矣擢抽也過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如尸也龍文采也尸居無爲而威儀可則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默不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聲神精神也天天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如此三句亦可以莊子爲

異端之書乎理到而文又奇所以度越諸子炊累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之中漏日如卵處看日影中微塵便見此兩字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若多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爲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之炊累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註曰攖之則傷其自善也音義崔瞿人姓名也攖於營反引也一云羈絡也人心排下而進上註曰排之則下進之則上言其易搖蕩也上下

囚殺註曰無所排殺如字又所例反進乃安全耳音義殺言囚殺萬物也淖約柔乎剛強註曰言能淖約則剛強者柔矣音義淖昌略反又直角反廉劌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註曰夫焦火之熱凝冰之寒皆喜怒并積之所生若乃不則何冰炭之有哉音義劌居衛反傷也利也彫琢各全其朴傷其自善也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註曰風俗之所動也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註曰靜之可使如淵動之則係天而蹦躍也音義縣音玄一本無而字儥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註曰人心之變靡所不爲順而放之則靜而通治而係之則跛而儥驕儥驕者不可禁之勢也音義儥粉問反廣雅云僵也

口義曰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攖亂攖拂之也排

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頹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已上此心向上也下心趨下也向上向下皆爲囚殺乃自累自苦之意綽約儇美也剛強之人或爲綽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於虞美人是也廉劌圭角也彫琢磨礲也諺云入大學者美角入去雞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得意之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劌彫琢其內熱時如焦火然其凜凜時如凝冰然此皆形容人心燥怒憂恐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心中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其忽疾也如此撫

知音智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註曰立小異而不止於分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註曰知無涯而好之故無以供其求

口義曰股無胈猶髀肉不生之意脛無毛言勞其足也矜與穉同矛柄也項籍傳鋤耰棘矜此言矜梗其血氣也猶曰柴其內也規爲也言其爲仁義法度勞苦如此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之刑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喚作堯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詼詭可觀見天下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且如此

延及三王尤大可駭矣施延也三王既如此所以下而小人則爲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人自以爲知而以人爲愚自以爲善而以人爲否自以爲信而以人爲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相欺相非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之意爛漫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此都狼籍了求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註曰彫琢性命遂至於此音義釿音斤肉刑也肉刑故用椎鑿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註曰故夫任自然而居當則賢愚襲情而貴賤履位君臣上下莫匪爾極而天下無患矣斯迹也攖天下之心使奔馳而不可止故中人以下莫不外飾其性以眩惑衆人惡直醜正蕃徒相引是以任眞者失其據而崇僞者竊其柄於是主憂於上民困於下矣音義脊脊音籍又在亦反相踐藉也一本作脊脊亂也巖巖反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註曰由腐儒守迹故致斯禍不思捐迹反而方復攘臂用迹以治迹可謂無愧而不知恥之甚也音義殊斷也決也誅也桁戶剛反楊音揚械錮頸及脛者皆曰桁楊離力氏反意音醫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接槢也仁義之不

為桎梏鑿枘也註曰桁楊以接楫為管而桎梏以鑿枘為用聖知仁義者遠於罪之迹也迹遠罪則民思尚之尚之則驕詐生焉驕詐生而禦奸之器不具者未之有也故棄聽尚則驕詐不作驕詐不作則桁楊桎梏廢矣何鑿枘接楫之為哉

音義接慈接反楫音習桎梏梁也鑿在報反枘人銳反頭枘也鑿頭則木如柱頭枘

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註曰嚆矢之猛者言曾史為桀跖之利用也

音義焉於虔反嚆矢之鳴者也一本作嚆大呼也

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註曰去其所以攖也

音義治直吏反

口義曰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斧鋸繩墨椎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黥涅也脊脊者猶籍籍也罪在攖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者隱遁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之被罪者甚衆氣象如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手言談也乃自許自高之貌意嘆也甚矣哉言其所為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恥也上下兩甚矣字意却不同皆是奇筆處桁楊械也相推言行者相挨拶也折拐接櫂因聖知而有桎梏鑿枘因仁義而有桀跖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是曾史為盜跖之嚆矢也接櫂今枷中橫木亦

楔也嗃矢今之響箭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註精可謂質也音義廣成子或云即老子也空同當北斗下山也質正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註曰不任其自爾而欲官之故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侵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

口義曰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育也官陰陽以遂群生是燮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戾各當其職曰官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群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爲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黃帝而言也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也荒廢也翦翦猶淺淺也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註曰人皆自修而不治天下則天下治矣故善之也音義族聚也未聚而兩言澤少草木不待黃而落殺氣多也益作蓋翦翦如字善辨也一曰佞貌又云淺短貌或云狹小之貌閒音閑蹷音厥驚而起也來吾語女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註曰窈冥昏默皆了無也夫莊老之所以屢稱無者何哉明生物者無物而物自生耳自生耳非爲生也又何有爲於已生乎音義女音汝無視無聽抱神以精形將自正註曰忘視而自見忘聽而自聞則神不擾而形不邪也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註曰任其自動故閒靜而不夭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註曰此皆率性而動故長生也

口義曰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爲善問窈窈冥冥遠而不可窮也昏昏默默微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聽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爲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爲此說也無勞無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無

見耳無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是也

愼女內註曰全其眞也閉女外註曰守其分也多知爲敗註曰知無崖故敗我爲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註曰夫極陰陽之原乃遂於大明之上入於窈冥之門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註曰但當任之愼守女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脩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常衰註曰取於盡性命之極極長生之致耳身不夭乃能及物也

口義曰愼汝內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得以動吾心也纔多知則爲累矣不識不知而後德全故曰多知爲敗至陽之初大明也至陰之初窈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之上也窈冥之門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等說話但其說涵畜莊子要說得暢快故其辭如此爲汝者教汝也遂從也猶往也入窮也言欲教汝極至於此也官職藏府也此言人身自有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愼守物物皆自堅

固物者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自壯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處物也感而應之者也天地即吾身之健順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註曰天無爲也）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註曰徒見其一變也）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註曰皇王之稱隨世之上下耳其於得通變之道以應無窮一也）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註曰失無窮之道則自信於一變而不得均同上下故俯仰異心）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註曰土無心者也生於無心故當反守無心而獨往也）

音義　百昌猶百物也入

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註曰與化俱也）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註曰都任之也）當我緡乎遠我昏乎（註曰物之去來皆不覺也）

音義　緡昏並無心之謂也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註曰以死生爲一體則無往而非存）

口義曰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此兩句極有味以麁言之則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亦此意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

物無測也子在川上而曰逝者如斯夫亦指其無窮無測者言之上可以爲皇下可以爲王此皇王字如聖盡倫王盡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爲者也王是有爲者也非三皇與三代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爲土者地也言居天地之間瞻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地下而已百昌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歸根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汝者離去人間之意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外也可與日月天地相爲長久故曰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緡與冥同昏暗也當我者迎我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物之來去我皆泯然而不知故曰當我者緡乎遠我者昏乎人盡死者以其心死而不知道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爲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

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鴻蒙曰浮遊不知所求註曰而自得所求也

音義 雲將子匠反雲主帥也扶搖神木也生東海一云風也鴻蒙自然氣也一云海上氣也雀躍如雀之跳躍也儻然自失皃贄之二反不動皃

猖狂不知所往註曰而自得所往也遊者鞅掌以觀無妄註曰夫內足者舉目皆自正也

音義 鞅掌失容也今此言自得而正也

朕又何知註曰以斯而已也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註曰夫乘物非爲迹而迹自彰猖狂非招民而民自往故爲民所放效而不得已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註曰若夫順物性而不治則情不逆而經不亂玄默成而自然得也鮮獸之群而鳥皆夜鳴註曰離其所以靜也災及草木禍及昆蟲註曰皆坐而受害也意治人之過也註曰夫有治之迹亂之所由生也

音義 意音醫又作噫下皆同

口義曰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拊髀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儻然自失之貌贄然屹立之貌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買油而歸州云久聞投子今見買油翁投子曰油油看禪宗此事便見雲將曰遊乃是莊子形容鼓舞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油爲遊也不輟而對曰

遊仰而視曰吁晝得自妙育群生之間便與前黃帝之問同掉頭搖頭也天忘朕邪朕我也呼鴻蒙爲天言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邪浮遊周遊也猖狂軼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鞅掌紛汩也無妄眞也遊於舉世紛汩之中而自觀其眞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効也民以我爲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而已今既以有心爲之則是亂逆其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群而不爭則無異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群而去則是有爾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也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蟲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日罪在攖人心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註曰言治人之過深僊僊乎歸矣註曰僊僊坐起之皃嫌不能隤然通放故遣使歸 音義僊音仙 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註曰夫心以用傷則養心者其唯不用心乎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註曰理與物皆不以存懷而自然則無爲而自化矣 音義墮許規反 大同乎涬溟註曰與物無際 音義涬音幸溟亡頂反自然氣

也

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註曰坐亡獨往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註曰不知而復乃眞復也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註曰渾沌無知而任其自復乃能終身不離其本也

音義 離力智反

若彼知之乃是離之註曰知而復乘知與復乘矣無問其名無闚其情物故自生註曰闚問則失其自生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註曰知而不默當自失也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口義曰然則吾奈何者言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也毒哉猶石頭所謂苦哉苦哉是也僊僊乎急去之貌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急歸去不必問我這一段粧撰問答處便似傳燈錄上說話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別徒但也言汝但處於無爲之中而物者化自化者往來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淪同淪沒也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涬溟大同矣涬溟無形無朕未有氣之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曰魂神曰魂無魂者猶前言塊然以其形立也解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

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自異此等字又當子細體認云云衆多也各復其根止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之貌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爲二故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此一句甚精微當著眼看凡有分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闚者見也無問無闚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矣此即無爲自然也我能無爲自然則物物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拜謝而去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註心欲出羣爲衆携也音義惡烏路反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常出乎衆哉註曰衆皆以出爲心故所以爲衆人也若我欲出乎衆則與衆無異而不能相出矣夫衆皆以相出爲心而我獨無往而不同乃大殊於衆而爲衆主也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註曰吾一人之所聞不如衆技多故因衆則寧也若不因衆則衆之千萬皆我敵也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

利而不見其患者也（註曰夫欲爲人之國者不因衆之爲而以己爲之者此爲徒求三王主物之利而不見己爲之患也然則三王之所以利豈爲之哉天下之自爲而任耳）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註曰與天下相因而成者也今以一己而專制天下則天下塞矣己豈通哉故一身故不成而萬方有餘喪矣）

音義　倖僥求利不止之貌

者之不知也

悲夫有土

口義曰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己而不欲其異己是以我皆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

安則我何嘗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衆若謂之獨見則必衆人皆不知而後可既欲人人同我則是我不如衆人之技多矣老子曰知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翻騰出韓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在亦是此意其心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欲攬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害患也以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爲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爲其所惑也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分明是譏當時歷聘遊說之士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註曰不能用物而爲物用即是物耳豈能物物然不能物物則不足以有大物矣而不物故能物物註曰夫用物者不爲物用也不爲物用斯不物矣不物故物天下之物使各自得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註曰用天下之自爲故馳萬物而不窮獨往獨來是謂獨有註曰人皆自異而已獨羣遊斯乃獨往獨往獨有斯獨可謂獨有矣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註曰夫與衆玄同非求貴於衆而衆人不能不貴斯至貴也若乃信其偏見而以獨異爲心則雖同於一致故是俗中之一物耳非獨有者也未能獨有而欲饕竊軒冕冒取非分衆豈歸之也哉故非至貴也

口義曰物物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爲而爲自然而然也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物若知物物之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註曰百姓之心形聲也大人之教影響也大人之於天下何心哉猶影響之隨形聲耳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註曰使物之所懷各得自盡也爲天下配註曰問者爲主應故爲配處乎無響註曰寂以待物行乎無方註曰隨物轉化挈汝適復之撓撓註曰

撓撓自動也提挈萬物使復歸自動之性即無爲之至也 音義 撓而小反 以遊無端註曰與化俱故無端 出入無旁註曰玄同無表 與日無始註曰與日新俱故無始也 頌論形軀合乎大同註曰其形容與天地無異 大同而無已註曰有已則不能大同也 無已惡乎得有有註曰天下之難無者已也已既無矣則羣有不足復有之 音義 惡音烏 覩有者昔之君子註曰能美其各者耳 覩無者天地之友註曰覩無則任其獨生也

口義曰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也形必有影聲必有響自然而然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聲無臭也無方無迹也撓撓群動不已之貌適往也挈提也汝指舉世之人也復歸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於世間者是出世世間非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出入而遊乎其間日日如是不見其所終安知其所始故曰與日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乎天地之閒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也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是無已矣既已無已則何者爲有即龐居士所謂空諸所有勿實諸所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

與天地爲友者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者自堯舜而下皆在其中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註曰因其性而任之則治反其性而凌之則亂夫民物之所以卑而賤者不能因任故也是以任賤者貴因卑者尊此必然之符也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註曰夫事藏於彼故匿也彼各自爲故不可不爲但當因任耳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註曰法者妙事之迹也安可以迹麤而不陳妙事哉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註曰當乃居之所以爲遠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註曰親則若偏故廣乃仁耳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註曰夫禮節者患於係一故物物體之則積而周矣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註曰事之下者雖中者順也順其性而高也

音義

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註曰事之難者雖易一非道況不一哉

音義

粗

敔反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註曰執意不爲雖神非天況不神哉

口義曰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事底人非止談說虛無而已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極好但如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精有粗不相離之意以道爲貴則物爲賤矣人豈能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以道爲尊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相依也匿隱也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

昧矣然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道者精也法者粗也法豈能盡棄哉故曰麁而不可不陳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有節文似於強世而不可不爲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爲故曰積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

中和同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知之謂神天之所爲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註曰順自爲而已成於德而不累註曰自然與高會也出於道而不謀註曰不謀而一所以爲易會於仁而不恃註曰恃則不廣薄於義而不積註曰率性居遠非積也應於禮而不諱註曰自然應禮非由忌諱接於事而不讓註曰事以理接能否自任應動而動無所辭讓齊於法而不亂註曰御粗以妙故不亂也恃於民而

不輕註曰特其自爲耳不輕用也因於物而不去註曰因而就任之不去其本也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註曰夫爲者豈足以爲故爲哉自體此爲故不得而止也音義物者莫足爲也分外也不爲分內也而不可不爲者不純於德註曰不明自然則有爲有爲而德不純也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註曰不能虛己以待物則事事失會不明於道者悲夫

口義曰不助者不容力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爲而以道眼觀之則雖爲之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助此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不累積以高也累積以爲高則是容心不自然矣不謀者無計度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爲恩也會聚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逼也近也所行雖近義而不自以爲有曰集義則不化矣不諱者不拘忌也應應接也拘於禮文則有所諱避可行則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諱讓退縮之意也接事之閒直情徑行無所退縮故曰接於事而不讓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斡轉從上數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此物字即是精者爲道粗者爲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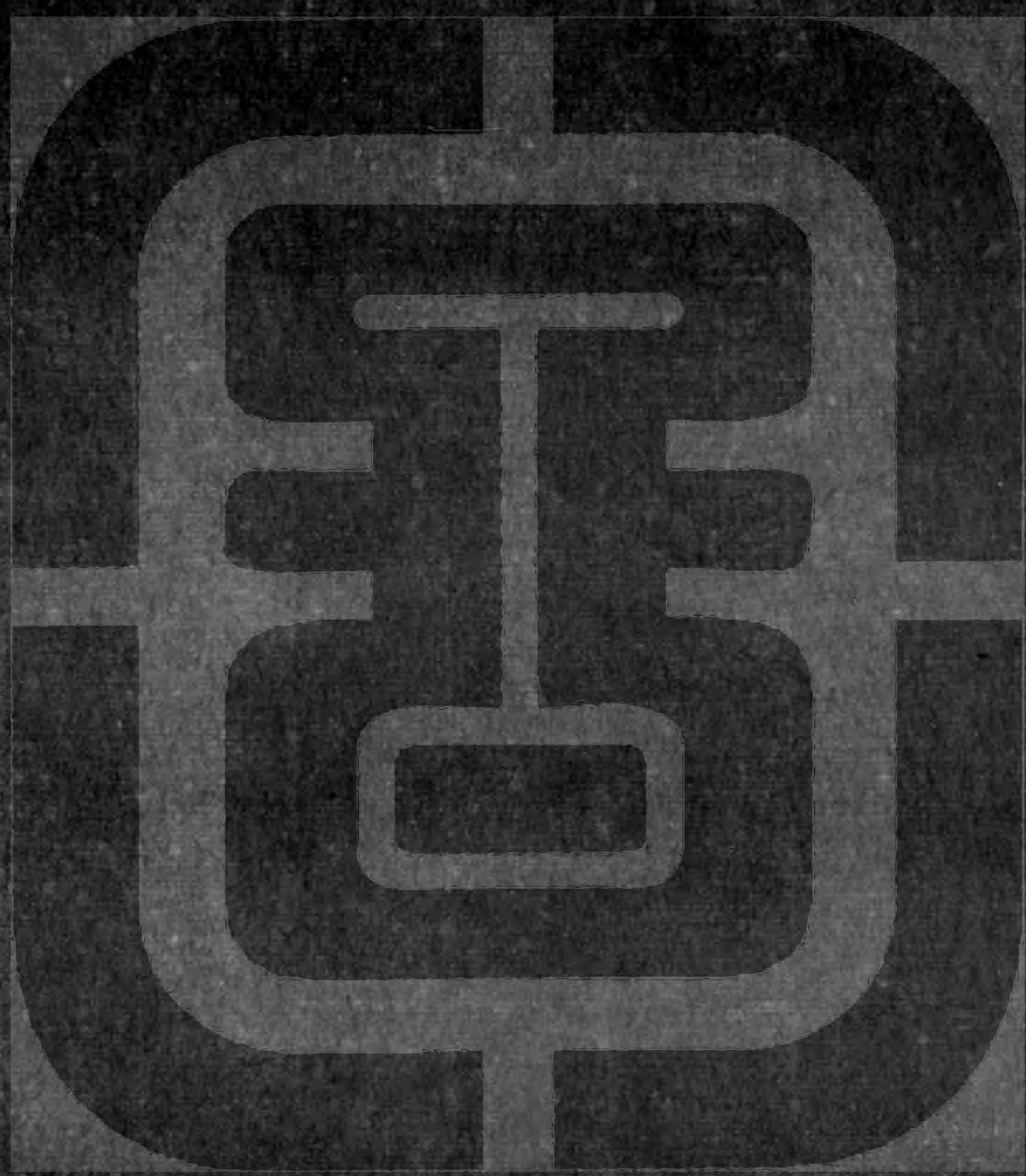
事事物物皆在其中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爲然而有不可以不爲此便是人心處觀此一句則莊子豈不知精粗爲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爲而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尊者天道也註曰在上而任萬物之自爲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註曰以有爲爲累者不能率其自德也主者天道也註曰同乎天之任物則自然居物上臣者人道也註曰各當所任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註曰君任無爲而委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一者俱以不爲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際不可同日而論之也不可不察也註曰不察則君之位乱矣

口義曰此兩行最妙最親切於學問但讀者忽而不深求之無爲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爲而畜者人道之不容不爲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是以道心爲主也臣者人道是使人心聽

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者只作君臣說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爲而賤有爲前兩轉既說有爲者不可不爲又恐人把有爲無爲作一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闔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自是活潑潑地但其言語錯雜鼓舞變化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兼其閒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條貫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孟讀方可自賤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爲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曰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爲一之理於此篇得之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人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

不說粗底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云儒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麁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世間事喚做甲喚做麁中間又着箇不可不三字似此手脚更麁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氣象若分別得這麁細氣象出方知樂軒是悟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闢佛只說得皮毛他既名作出世法又以絶人類去倫紀之說闢之何由得他服

南華眞經卷第四

陳鍾凡 傳東玉 遺書